

ZHONGGUO DANGDAI SANWEN PAIHANGBANG

中国当代 散文·排行榜

上

王剑冰 主编

巴金。怀念萧珊。季羡林。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。余秋雨。
一个王朝的背影。萧乾。八十自省。林非。浩气长存。
孙犁。垂桑之事。李国文。从严嵩到海瑞。茅盾。海南
杂忆。余光中。听听那冷雨。袁鹰。井冈雕塑园。张承
志。北庄的雪景。艾青。忆白石老人。老舍。北京的春
节。魏巍。谁是最可爱的人。柏杨。庞贝废墟。柯灵。
乡土情结。杨朔。荔枝蜜。刘白羽。长江三日。秦牧。
天坛幻想录。董桥。星期天不按钮。白桦。五十年前的最
后一夜。阎纲。我吻女儿的前额。李敖。红玫瑰。谢冕。
一百年的青春。刘再复。谈沧海。石英。袁崇焕无韵歌

漓江出版社



I267
W220
1

中国当代 散文·排行榜

上

王剑冰 主编



漓江出版社



20025804

当代散文话题

王剑冰

1. 十七年的散文

当代散文传统的说法主要是包含着两部分，一部分是1949年以后十七年的散文，另一部分是1977年以后的散文，文革十年间就不再多说了。

十七年的散文的先期，也就是五十年代初，散文的写作主要是以通讯、特写为主，真实地反映抗美援朝及新中国建设浪潮的成为主流作品。因而通讯、特写的写作能够很快发展为报告文学，真正意义上的散文却没有形成大势。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当是魏巍的《谁是最可爱的人》。

直到十年以后，散文才渐渐变得纯正起来，而所谓具有深远影响的散文三大家杨朔（代表作品是《雪浪花》、《茶花赋》），刘白羽（代表作品是《长江三日》、《红玛瑙》），秦牧（代表作品是《花城》、《土地》）也几乎在同一时期出现。

三大家不仅在创作上有所建树，理论上也有自己的说词。杨朔说过：“我在写每篇文章时，总是拿着当诗一样写。我向来爱诗，特别是那些久经岁月磨练的古典诗章。这些诗差不多每篇都有自己新鲜的意境、思想、情感，耐人寻味，而结构的严密，选词用字的精练，也不容忽视。”杨朔所追求的诗性的写作，实际上是一种唯美的写作，这在当时是一种很新鲜的理论，它支持了艺术散文的发展方向，对原本已成气候的通讯、特写和报

告文学样的散文是一种反叛。也正因为如此，杨朔的散文成为激活散文界的“东风第一枝”，也成为一种众人仿效的模式。尽管这种模式被后来者所批评。在当时，刘白羽的散文创作观念同杨朔是一致的：“我觉得散文最主要的是美，诗意，意境。”

在这一阶段，冰心、徐迟等也都有散文创作的理论，但最有研究性又最有指导性的当属秦牧。秦牧不仅在创作上显得更加视野开阔、活泛自如，理论上也更兼和联广。他的某些观念，今天看来都不算过时。比如秦牧说：“这个领域是海阔天空的，不属于其他文学体裁，而又具有文学味道的一切篇幅较短小的文章都属于散文的范围。它也许是文艺性的政治、社会论文，和社会科学隔壁居住，然而一墙之隔，使这些杂文仍然是文学的子女。它或者是个人抒情气氛很强烈的东西，和诗歌隔壁居住，然而一墙之隔，使这些抒情文和它的堂妹妹那叫做诗歌的性格嗓门，仍然大有分别。它或者是包含着一个故事，和短篇小说隔壁居住，然而这小品文的声音笑貌，又和它的堂兄弟大有不同。它也许如实记事，也许夹叙夹议，也许气势万千，也许三言两语……样子虽然很多，它们却都属于散文这个家族。”

那些最好的散文，有的使人想起了银光闪闪的匕首，有的使人想起了余音袅袅的洞箫，有的像明净无尘的水晶，有的像色彩鲜明的玛瑙……一切的散文形式都应该提倡，各种形式都应该尽量具有丰富多彩的内容。除了先进的思想是长期具有生命力的东西外，内容和形式的老套、单调，任何时候都是文学创作中心须避免的毛病。

正是有了这样的一群散文家的引领，才有了六十年代初期的第二次散文浪潮的创作成就。这是值得记忆的一段散文的历史，没有这一段记忆，十七年加之文革十年就几乎是一片空白了。每个人都不是在真空中生活，都会打上时代的烙印，不管是思想上、生活上还是写作上。我们的作家能够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子，并将艺术写作作为散文的主要创作理念，已经是相当

不错的了。

因而，在总结当代散文时，这一个时期的创作是不能绕过也不能全盘否定的。

2. 新时期散文的复苏与发展

新时期有几个散文家是有大贡献的，首先是巴金。他在1978年写出的《随想录》，以及依次完成的《探索集》、《真话集》、《病中集》、《无题集》成为新世纪散文开端的重要的里程碑。巴金在血泪的凝结中痛悼反思，呼唤人性，升华思想。从而引发了一场写真实、说真话的散文革命。假大空的所谓散文没有了市场，让散文一下子就找准了位置，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复苏。这种复苏还不是回复到十七年的散文上，而是一下子归位到了五四时期的创作上去。

随之便是真情真性的、表现内心世界的写作风潮。像张洁的《哭小弟》《拣麦穗》、杨绛的《干校六记》、贾平凹的《爱的踪迹》、叶梦的《羞女山》、唐敏的《女孩子的花》、苏叶的《总是难忘》、史铁生的《我与地坛》等。散文在这一时期真正有了大的影响力，有了大的队伍，有了广大的读者。并且也坚实地确立了散文在当代文学的地位。以至后来有些文学门类的主力慢慢转向，主打散文创作。

恰恰在新时期十年之后，余秋雨的《文化苦旅》引发了散文的又一场革命。

有了十余年的创作实践和探索，似乎总觉得不太过瘾，有些缺失，是什么，又一时整不明白。这种困惑和向往应当说是散文界整体的。结果等来的就是《文化苦旅》。就是那种大气魄、大胸怀、大视野的冲击，就是那种融合着历史、文化、思想的感召力，就是那种闪耀着灵动才华及有张力、哲理和新鲜感的语言魅力。余秋雨也许一开始并不是十分自觉地将《文化苦

旅》当成专业散文的写作，但是它却被散文界狂喜地接受了。

尽管散文界至今仍有这样那样的说词，但余秋雨对当代散文史的贡献是不可抹杀的。

《文化苦旅》的出现，标志着中国的散文又有了一次历史性的发展。“文化散文”、“大散文”使散文又有了更多的可尝试性和可突破性。正是有了这一点，使得散文更有了看头，有了更为广泛的读者。也正是有了这一点，小说界、诗歌界、理论界、教育界、美术界、演艺界甚至政界的一些人物都向散文界靠拢。比之前十年更为火热，这种火热不单单只是做个票友了事，而是真正想要成为散文舞台上的角色。这中间有一大群代表人物：季羡林、林非、卞毓方、李存葆、雷达、梁衡、王充间、铁凝、周涛、李国文、吴冠中等。散文的意义显现的也就越来越强了。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意义呢？不用说，读者也清楚。

散文书籍发行越来越火，报纸副刊大多以散文随笔支撑，即使是当前刊物发行量很大的《读者》，多数文章也是散文的形式。人们在散文中所得到的历史、文化知识以及生活理念、处世态度、内心情感，是一种直接的吸收和碰撞。

3. 个性化写作

新时期文学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，散文本体的变革又有了新的进展。即散文创作的空间更加拓展，更加趋于自由和“自我”，个性化的东西更加明朗。

这个阶段突出的代表应该是苇岸和刘亮程。苇岸一开始就是一个自觉的写作者，从不遵循旧有的体制，不去图解政治与思想，完全是以一种平静的心态看待周围的一切。世事纷争、喧嚣、苦闷与彷徨走不到他的散文中去。他的生活和创作理念同梭罗相似。“在我的阅读、写作面对的墙上，挂着两幅肖像，他们是列夫·托尔斯泰和亨利·戴维·梭罗。由于他们的著作，我

建立了我的信仰。我对我的朋友说，我是生活在托尔斯泰和梭罗的‘阴影’中的人。”因而苇岸极为推崇《瓦尔登湖》。他的《大地上的事情》也就有了瓦尔登湖的影子，自然、纯净、细腻、慈善构成了这本书的主要特点。苇岸的作品不多，却对散文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。

刘亮程也是追求理想主义写作的作家。由于他的诗人特质，他的散文也就更具有感染性，使人往往沉浸其中，为一场风、一个人、一条狗、一片花而动情。他的《一个人的村庄》是中国整个农村的艺术缩影，充满了质朴和沉重的美感。刘亮程以一把铁锹在自己生活的土地上长期而坚定地挖掘着，他的写作与他的成名相差了读一个小学的时光。

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有冯秋子、王开岭、马莉、杜丽、周晓枫、庞培、止庵、江堤、谭延桐等。到了新世纪初，又有了一些新的面孔，如沉河、黑陶、洁尘、蒋浩、雷平阳等。他们的写作更加个性，或者说更加随意。他们或是在语言上带有诗意的精简和朦胧，或是在叙述上另辟蹊径，或是在述写对象上独有视角。但不管从哪方面看，都能看出这些作品的另类之处。

点示这些，完全是为了说明，当代散文是向前的、变化的，永远有着新的东西在前面等待着我们，文学同样和其他学科一样，是在不断地发展的。

4. 台港澳散文

相对大陆来说，台港澳散文所走的弯路要少一些。散文创作多是五四时期的传承。

台湾的散文，先有林语堂、梁实秋、谢冰莹、台静农等，他们将一代文风带至台湾，直接引导着整个海岛的散文创作，以至出现了一大批具有广泛影响的作家，如叶维廉、王鼎军、李敖、郭枫、张秀亚、琦君、罗兰、席慕蓉，他们的作品在很长

一段时间不仅在台湾叫响，而且影响到香港和东南亚的散文创作，改革开放后，又受到了大陆读者的欢迎。

台湾的散文创作也分几个阶段，五十年代，一大批文人学士背井离乡，难免会有离愁别绪。于是产生了不少哀婉凄绝的乡愁散文。这些散文多是怀念骨肉亲情、回忆家园旧事，可谓真情涌现、感人至深。六七十年代，台湾经济开始复苏，社会生活发生很大变化，散文家的视野也变得开阔起来，这一时期散文的风格多样，作家也广泛涌现。八十年代以后，随着台湾政体、经济发生的更大的变化，也随着两岸关系的改善，散文写作出现了更为广阔的空间，越来越多的人到内地参观、省亲，怀想变成了现实，也就出现了描写祖国河山、家乡变化、亲情友情的作品。两岸文学的交流，也促进了台湾散文的发展，比如余秋雨的散文就在台湾掀起了不小的波澜。而台湾梁实秋、三毛、余光中等人的作品也在内地热销。

台湾只是一个省，但出现的散文作家之多，影响之大，实在是应当值得研究的。在这些作家中，我仍然以为，余光中、三毛、龙应台是后来新的散文理论和散文实践的引导者。他们的作品个性鲜明，语言独特，且在理论上具有号召力。

新生代中的简嫔，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作家，她的作品总在安静、秀雅中透着一种大气。这也由此而想到台湾的女作家，她们是一个集团的群像。“散文盛行于台湾，而且由女作家来撑场面，实在是台湾文坛上的一大胜景。”（余光中语）

相对台湾，香港的散文创作稍逊一些，但由于香港报业发达，专栏文字的需用量也就大，因此就造就出一大批专栏作家，且大部分是散文家。如吴其敏、舒巷城、李辉英、夏果、小思、梁锡华、陶然、白洛等。香港的作家作品可谓无所不包，手法也多样，没有框栏。

澳门的散文比之台湾和香港，就要相差一截了。这里有各种各样的原由，地域小、人口少是一个原因，但也不能算主要

的原因。台湾、香港及内地的创作对其构成的影响很小，创作上理论的引导也不够，大多写散文的都有自己的一摊子事物，忙里偷闲地出来一些报刊编辑型的作家，自然是小打小闹。尽管如此，我们仍能指数一些人物，李成俊、鲁茂、李鹏翥、陶里、林惠、徐敏、林中英等。统观台港澳散文创作，尽管不像内地散文走了不少弯路，但也不像内地的作家有那么多的经历和反思，散文的变革就来得慢，作品在深度和广度上也就不比内地作家，这也是余秋雨的《文化苦旅》所以能在台湾热销的原因。

提倡发扬五四文学传统，发扬不是沿袭，也不是只到“回复”，而是为了更好地向前发展，不管是内地的散文创作，还是台港澳的散文创作。

5. 长散文和短散文

从五四以来直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，散文的篇幅应当说长的是不多的，似乎长了就跑出了散文的范畴，成了另一种文体。散文的话语也就总是在一定的字数内框着，意思肯定能表达完，表达不完的，就会另加题目，在之下面，给人的感觉还是散文的样子。即使有一些长文，也并不为理论界所重视。

时间到了八十年代末，余秋雨的《文化苦旅》被散文界接受和认可，长散文之风就越刮越猛了。长的散文，确实能涵盖很多东西，能有更多的表达，甚至能将报告文学和小说的东西容纳进去，将演讲报告的东西容纳进去，这也是为什么大批小说家、报告文学作家、理论家入散文的原因。

容量的扩大，所叙述的事件、描画的人物、表达的思想必然具体而深厚，层面也相对多起来。作家在写的时候，有一吐为快、一泻千里的感觉，读者读起来，也会有有一种过瘾的感觉，能够品嚼出相通的东西。当然这是指成功的长散文而言的，对于那些拉杂冗长的文章，则是散文的败笔，既不能让人产生共

鸣，也不可能让人卒读。

话又说回来，并不是能写长文章才是散文高手，才是满腹经纶的大家学者。精短美文的制作不比长散文容易。近百年来留入史册的、选进教科书的还是以精短美文居多。这也像小说一样，长篇易写，短篇难工。长的东西，往往可以隐藏些粗糙，短的不行了，你必须精打细磨，不得有一点瑕疵。模特大赛，要选出更好的，光看一身上长袍不行，还必须看看穿泳装的效果。而往往有些人在这时败下阵来。这也就是艺术的残酷，真实的残酷。

我们看秦牧在1959年说过的一段话：“散文一般篇幅较短，篇幅短，写起来虽然有它方便的地方，但要写得短而又好，又不可避免有它的独特的要求。一座大山上有小堆的乱石，时常无损于大山的壮观。但如果一个小园中有一堆乱石，就很容易破坏园林之美。同样道理，短小的文章特别需要写得简洁和优美，任何的败笔冗笔在篇幅短小的文章中，时常显得格外刺眼和难于掩饰。”这样的观点于今天仍然有说服力。

在经历了一段大散文热潮之后，精短散文的呼声又高起来。这是时代的需要，生活的需要，也是欣赏趣味的需要。这就好像服装的变换一样，得不断地有新鲜感。

对散文的要求越高，散文就越不好写了，尤其是精短散文。

6. 散文诗与散文

有人说散文诗应该属于诗的范畴，也有主张说散文诗应当归入散文，这样的争论的结果是一直没有定论。

没有定论便使得散文诗自己独立起来。尴尬是很多种的评奖将其搁置起来，很多关于诗的研讨、诗的书籍，散文的研讨、散文的书籍也将其侧过了。尽管说散文诗可能并不在乎，但这对于散文诗的发展确乎不是一件好的事情。

我以为，散文诗既然和“散文”与“诗”联在了一起，那么说它属于诗也好，归入散文也行，它进入哪个队伍都应当受到欢迎。

散文诗，应当是一种有着诗的内在的韵律，又像散文那样自由活泛的文体。而最主要的是这种文体都不须长，它是极精短的、纯粹的，表达的东西往往是单纯的。如果它的诗性很明显，或者叙说的篇幅很长，那还不如排成竖排的诗行或就叫做散文呢。

也可以这么想，诗与散文本就是亲兄弟，体例自由，语言灵动。爱伦堡说过：“旋律，这是散文的基础。每个散文家应该有自己的、不因袭的音乐的调子。”列夫·托尔斯泰说：“为什么诗和散文，幸福和不幸那样紧密地连在一起呢？应该怎样生活呢？忽然努力把诗和散文结合在一起呢，还是先尽情享受诗歌，然后再委身于散文呢？幻想中有高于现实的地方，现实中也有高于现实的地方，完全的幸福应该是两者的结合。”泰戈尔也说：“我不反对散文应有诗意，诗应有散文的严肃性。”

这样的一些主张，可能就在散文的写作中，将一些短小精悍的文字另列出来，诞生了散文诗。因为后来的写作中，散文不一定全是诗性的东西了，将散文当诗来写，更多地是写成了散文诗。

在现代写作中，文体的界定已经不是什么严格的事情了，而更多的诗歌作者转行搞起了散文。这可不是一个小数。值得琢磨的问题是，有不少人在诗歌界耕耘多年不闻无名，搞起散文后却快速出名了。我说，正是由于他们多年的拣词炼意，也就在语言的描写上更有特长。细观这些作家的文章，有一些可以说是散文，而不少的，就是散文诗。按照我的原则，编刊物、编书籍我都接纳了。

7. 批评——个人的意志

当代散文批评实在是一个弱项，较之红火的散文创作来说。

散文批评的落伍，主要有两点，一是老的批评家受旧的散文观念影响较深，而对于新出现的散文写作理念又不能完全接受。所以要么不再发言，要么发言就老调重谈，让人感到陈旧不堪，不要说具有指导意义，不误导就是好事了。

二是所谓的先锋批评家，理论上确实是走在了写作的前面，在这些人的眼里，上线的作品总是少得可怜，棒子一舞，抡倒一大片。让人疑惑，散文是否走到了尽头。而仔细看去，他们推崇的那些人物，那些作品，同被贬斥的相比并不让人刮目。反倒让人怀疑是否借机将“哥们”拉了进来。这样的批评，尽管在理论上有某种借鉴意义，但实际中又往往矮了下去。也就出现了服不服人的问题。为此，也不利于散文的健康发展。

其实，散文的发展并不怎么需要理论的指导。有没有它都行。散文照样写出来，照样发展着、变革着。有些批评家的提法像“小女子散文”、“小男人散文”又有什么意义呢？有些提法又有失周延。

如果说散文批评总是不具备指导性而是指手画脚，那还是不要这样的批评的好。我倒觉得，如果批评家没有太大的本领，不必在前面扯旗放炮，可在后面收集整理为好。

8. 所谓名家散文

往往给人的感觉是，只要是名家，就一定出名作。但又总是细细一观，发现本不是那么回事。名家的东西也可能让人嗤之以鼻。也就千万别信了“名家”这两个字。

现在动不动就成了“著名”。某些被人拉去捧场的场合里，

就会轻而易举地出现一群“著名”。而有些“著名”的作品着实是让人啃不下去。反之那些不名的小人物，挣扎中写出的东西，倒让人亮眼，以为是名文。“著名”与无名，最好的检验方法，就是像考卷一样，将名字遮住。

可喜的是，现在很多的年轻的作者，已经将文章写得很老到了，真是不问年龄，不知后生可畏。这些作者，其实已经将那些“著名”看低了。越是看低，就越出妙文。

当然，真正的名家的东西，像上面所举出的那些，总还是好东西。还是有可学习的地方。我喜欢季羡林、余秋雨、李国文的作品，也喜欢筱敏、王开岭、马莉的作品。后者的作品放在当代散文的前沿位置是不弱的。而这样的年轻的“著名”人物有着好大一排。这是散文的希望，也是中国文学的希望。

9. 虚构的问题

别怕谈到虚构，当陈胜辍耕之垄上，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时，当李广的响箭没入石头，司马先生在场吗？而他却在《史记》中描写了出来。并且如此的描写还很多，读者不会追纠他的虚构性，而是为他的精彩感叹。如果现在还在执着地较真散文能不能虚构的问题，那一定是初学者的问题了。因为每一个实践者都已经解决了这一个问题。即使是高喊散文不能虚构的作家，细观他的作品，也一定能够看到某些虚构的痕迹。

当然，这里所说的虚构，是关于散文的虚构，而不是小说的虚构。二者有着完全不同的解释概念。小说是从头到脚都可以是虚拟的，散文却是要求情感的真实，感觉的真实，人物的真实，事件的主干的真实。而至于你叙述中的那天是不是下雨，那个人是不是说了那句话，就没有非要考证的紧要了。

我们经常会在描写历史的散文中，看到作家对当时人物的传神的描写，这种描写有助于调动我们的想象并由此产生阅读

的快感。只要是文学作品，就没有绝对的真实。即使不是文学作品的文字材料，也不一定就绝对地真实。

散文的最主要的真实，在于作家的人格的真实。

10. 散文的意义

作为一种文学样式，散文应当具有什么意义呢？有人会这样问。

散文的意义，当然应当有教育意义，但不会再像以前要求的要有政治意义，尽管不排除教育意义里会包含政治意义。当代散文的观念会有另一种回答，即散文要有娱乐的意义，在其中当然会包含审美、教育等。

弗·沃尔芙说过：“在所有的文学形式中，散文是最少要求使用多音节词的一种。控制它的原理很简单，因为散文理应给人以乐趣：促使我们从书架上取下它来的愿望纯粹是为了获得乐趣。散文中的一切都必须服从这个目的，它应当从第一个字开始就使我们陶醉，直到读完最后一个字才清醒过来顿时感到耳目一新。其间，我们能亲身体验到种种的欢娱、惊奇、意趣和愤慨；或与兰姆一起高翔于幻想的天上，或和培根一同深潜到智慧的洋底，但我们决不可被唤醒。散文必须把我们包围起来，并在现实世界面前拉起一道帷幕。”这里主要强调了散文的欣赏性。这种欣赏是纯粹的，无功利，无杂质，无表面性，是完全的自觉的私密性的。

我们往往会有一种习惯，将最想看的东西放在一天之后的枕边，或是带进卫生间。不要因为提到卫生间皱眉，几乎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习惯。选择一本好书，让时间在兴趣盎然中度过。这里选择的的就是阅读的乐趣。

我们可以将各种意义掺和到散文中，但是千万不要忘记散文的欣赏性。还是借用弗·沃尔芙的话吧：小说凭情节取胜，诗

歌以韵律见长；然而，在一篇如此短小的散文中，散文作家运用何种艺术才能诱使高度清醒的我们进入恍惚迷离状态，这种状态决非沉睡，而是生命的强化——各种功能保持活跃，沐浴乐趣的阳光。

11. 散文的多样性

由于阅历的不同，知识积累的不同，生活层面的不同，作家作文的形式和内容也就不同。这样也就构成了散文创作的多样性。

不能要求每个人都写成文化大散文，或写成精短美文，或写成哲思小品。不能说会写文化散文的就是大手笔，写短散文的就是雕虫小技。有一段时间将写家庭生活小事的“小女子”批得不轻，原因是她们的作品有损于散文的形象。散文应当是一种什么形象呢？而批的结果是这些小女子的书卖得更火了，读者买账。这也如同批余秋雨一样。

散文界什么都想往外推，只将自己的大门把得紧紧的，结果只会造成读者寥寥的景象。而实际上散文的门不是什么个人意志能够关上的。社会都在发展着，文学会越来越逼仄吗？

现在又有了一种现象——现象是会经常出现的，这才是正常现象，一些自以为走在前面的人，将以往的文章统统视为了传统的写作，唯以为自己的（或自己发现的）是先锋的。也许这些作品确实是先锋的，有新鲜感，有引导意义，但回过头去就会看到，散文何时不在变革着发展着。什么时候出现了“新生代”，新生代后面出现了“晚生代”，晚生代后面又会出现……代。

可以说，后面的总是比前面的好，但不一定可以说前面的就都不好。我们提倡出新，高兴先锋散文，但不要忘了构成散文大厦的厚实的基础。先锋也是立足于这基础之上的，而不可

能是海市蜃楼，或本就是海市蜃楼，经不住时间的检验。

散文的多样性是多样的作者创造出来的，多样性是兼收并蓄，多样性构成五彩缤纷。

12. 学院派精英

学院派的提法也许并不十分准确。其意思是指高等学府里走出来的一批散文家。

这批作家有明显的两个特点，一是他们有着高雅的艺术标准，同社会的、体制的泛标准相抵制相冲撞，这种标准带到社会上又往往对原有的标准得以矫正和完善。二是他们较少社会的、生存的经验，也就较少世俗的东西。

他们的作品同原有文学体现的使命感、责任感所不同，因而他们更多的是关于历史反思、人性关爱，精神追求的作品。他们在文中传递的是一种知识本原，一种先锋精神，一种超俗的全新理念。

这些作家在大学就是一些文学社团的顶尖人物，是一些有着写作经验和成就的老师的得意弟子。他们对于散文的追求在写作形式上往往走得更远。以至于开始不一定会为文学所接受。前些时的新生代、晚生代中的大部分作家就是这样的一些人，上面提到的先锋散文作家中也包含这些人。

他们带给散文的，应该说是健康的、充满生命活力的新鲜血液。

从学院派身上往往能看到团队的影子，感受到一种劲拔的风向。实际上，一些文化散文的撰写者，往往也是一些老牌的大学生，有的就是长期在学院里工作。年长的和年轻的相互影响，相互补充，就会不断地激活思想、调整思维，在故有的散文领地完成新的突围。

当然，学院派也有他们的不足，一些人的作品带有了明显

的苍白和贵族气。他们还需要在社会的大背景下获得认知和体验。

13. 女性散文创作

在当代散文创作中，尤其是进入新时期以后，女性散文作家的贡献毋庸置疑。

那是一大批在队伍前面举旗呐喊、冲锋陷阵的年轻的女性，叶梦（代表作《羞女山》、《创造系列》）、苏叶（代表作《总是难忘》、《去老舍茶馆》）、唐敏（代表作《女孩子的花》、《走西口的长途电话》）、王英琦（代表作《大唐的太阳，你沉沦了吗？》、《我遗失了什么》）、曹明华（代表作《一个女大学生的手记》）、李佩芝（代表作《小屋》、《生命的追寻》）、梅洁（代表作《爱的履历》、《通往格尔木之路》）、斯妤（代表作《凝眸》、《蓦然回首》）、李蔚红（代表作《生命的响声》）、韩小蕙（代表作《悠悠心会》）、张立勤（代表作《痛苦的飘落》）、丹娅（代表作《心念到永远》）、匡文留（代表作《一个冬日的断想》）、张爱华（代表作《门缝·童年》）、张彬彬（代表作《红兜兜》）、马丽华（代表作《藏北游历》）、于君（代表作《我的三次初恋》）等，单看作品的题目，就能感觉到这些女作家在新时期那种久旱逢甘霖的环境里，怎样地释放和发泄自己的感受。她们不再犹豫，不再躲藏，就这么痛痛快快、大大方方走到前台，以自己的才华放声地歌唱。尽管歌声中有长久的压抑、生活的苦痛和感情的迷惘，但更多的是欣逢的快乐和幸福。

还有一些女作家：铁凝、赵玫、舒婷、周佩红、筱敏、黄晓萍、韩春旭、张抗抗等，这批女作家着实在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感染了整个文坛，也赢得了众多的读者。这个时期，是这一批女性散文家的春天和夏天，她们互相影响，互相映衬共同扮靓散文的园地。